

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

“我和我的祖国”国庆节特别策划

坚守脚下的土地，就是向您深情诉说

■ 编者的话

祖国70华诞将至，内心感动满满。这一刻，来自东西南北边防哨所的祝福，化作边防线上坚守的足迹。“我和我的祖国”的动人旋律，跨越雪峰戈壁、山河原野，飞进一双双噙满泪花的眼睛，带来生命中的“碧浪青波”，此生不忘的温暖。

于是懂得何为崇高——千里万里，有一种赤子情怀并不遥远，一直站立在这里！

于是懂得何为感动——边防军人的心永远紧依母亲的心窝，脉搏时刻与祖国一起跳动。无论今夕何夕，无论身在哪里，他们心中都流淌着一首赞歌——守护祖国每一座高山、每一条河，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。

岁月如歌，坚守无言。此刻，让我们向守卫祖国万里边关的军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。



五星红旗飘扬在詹娘舍哨所。王天昊摄



更多融媒体报道请扫码观看



边关风

采撷边关最美风景

“你”欠我一个夏天

■ 本期观察 梁五一

前几天，我接到一个内地亲友的电话，聊天间，他不时向我抱怨内地酷热的高温天气。临来了，还不忘关心我一句，听说新疆的夏天也挺难熬的，你那里一定很热吧。

听了他的话，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身上的棉大衣，望了望帐篷上凝结的霜花，不禁哑然失笑——投身军旅20多年了，每年夏季，都会随部队赴海拔4000米以上的喀喇昆仑山驻训，还从来没有完整地山下度过一个夏天。

我的部队，驻守在巍巍喀喇昆仑山脚下、茫茫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。烈日炎炎的夏日，这里算不上迷人的地方，却以独特的魅力，触动了无数人的心扉。

对于常人来说，每当盛夏时节，新疆的别样风情风貌是那么令人向往，而对于我这个在新疆部队服役20年的老兵而言，因为高寒训练、关山万里，因为极地练兵、归期难许，这里的夏天，又是那样的遥不可及。

我所在的喀喇昆仑山演训场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，大气压只相当于平原的61%；空气中的氧气含量比平原地区少一半，紫外线辐射的强度却比一般平原地区高一倍。在终年严寒积雪的高原，所谓夏季，气温都在0℃以下，昼夜最大温差甚至超过30℃……

在这样的恶劣环境里，我对“冰冷刺骨”有了切身体验。在冰天雪地里摸爬滚打，一场训练下来，全身上下、里里外外都是冰，穿着棉大衣依然会感到刺骨凉意，脚上穿着防寒靴也被冻得麻木僵硬。

最难忘的莫过于实装训练，天气实在寒冷，手刚碰到装备，就好像被冰疙瘩粘住了一样，痛感直往心里钻，让人不由地打起寒战。

这些，就是我和身边战友们口中的高原的“凉夏”。

千里边关，使命在肩。虽说一个都是手握钢枪、爬冰卧雪的铁打硬汉，但长期的冰冻考验，也让我们对温暖尤其渴望，对夏天格外向往。

是的，作为普通人，我和战友们时常赞叹祖国山河美如画，也曾追求属于自己的诗与远方。但作为军人，我们时刻明白，身上的担子沉甸甸——为了守护万家团圆，军人割舍幸福，奉献青春，在牺牲面前选择了义无反顾。仔细想想，我没有品味过温暖的夏天，也算是一种“牺牲”吧；但在一茬茬守防老兵相比，我的这点“牺牲”，又是那么的微不足道。

在我驻训的地方，有一个叫康西瓦的烈士陵园。陵园里，长眠着百余名烈士。那年，我逐一瞻仰烈士们的墓碑，吃惊地发现，他们来自五湖四海，牺牲时大多20多岁；为了祖国安宁，他们的青春在战火硝烟中瞬间定格，再也无法回到远方的家。

依地仰天，回望英雄；遥望初心，叩问灵魂。比起英烈，我的小小“凉夏”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
中国无战事，军人有牺牲。天南地北的边关营盘中，有多少军人奉献热血与青春。脱下军装，军人也是平凡人，也有属于自己的幸福与温馨，也会念叨着内心的小小愿望。但肩上的那份常人难以替代的使命，又让他们的渴望与常人相距那样遥远。

无数个普普通通的平凡军人，组成了护卫中华的巍巍长城。很庆幸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初心自问，喀喇昆仑欠我一个夏天，但为了肩负的使命，我无悔亦无怨。

Mark·边关视界



这一刻，祖国在我心中

图①：西藏某旅战士李成龙攀上雪峰之巅的点位，挥舞手中的五星红旗。

图②：国庆节前夕，南沙华阳礁官兵向祖国母亲祝福华诞。

图③：西藏军区边防某团四连巡逻官兵抵达点位，在岩石上描红“中国”两个大字。

图④：新疆军区河尾滩边防连官兵，心中藏着一句誓言：“在没有界碑的边境线，我们就是祖国的界碑。”

图⑤：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官兵在巡逻途中，杨捷、杜海兵、何勇、石健、赵定林、刘思祺、齐永辉摄。

喀喇昆仑夜空最闪亮的星

■ 潘昭 周敏剑

边关语丝

上等兵徐成祥是跟随第一批先遣分队上高原的。那时，山下还能见到绿意，而山上只有漫天黄沙。

高原反应说来就来。上山第三天，徐成祥的脸变得青紫，缺氧导致的眩晕让他浑身无力。离驻训地不远的扎西岗边防连官兵来看望“新邻居”，边防连上士李广源告诉徐成祥：“再难也要抗住，尽快适应环境也是一种能力。”

这句话，徐成祥记在了心上。“老班长说，守高原的人就像天上的星星。你看，咱们的家人朋友都在远方望着我们，念着我们呢。”顺着李广源的目光，徐成祥抬头仰望夜空，仿佛看到母亲的微笑，心情平静了许多。

任务接踵而至，日子过得匆忙。白天官兵忙得团团转，夜晚闲暇时连队组织大家围坐在一起，看着星星拉家常。不知谁说了句“想吃妈妈包的韭菜水饺”，大家仿佛打开了话匣子，你一言我一语聊起记忆中的家乡味……

高原星空璀璨，官兵思念绵长。高原气候干燥，山风将空气里的水分彻底吹干，加之强烈的紫外线直射，徐成祥脸上的皮肤时常火辣辣地疼。日复一日地拉动力训练，让每个人脸上泛起“高原红”。国庆节前夕，连队驻训营房门口挂起红灯笼，红红的灯光映照着红通通的脸庞，也映得官兵心上暖洋洋的。

下士黄易说，自己带上的几盒面膜作用不大，还不如中士陈永鑫的一箱子护手霜“来得实在”。驻守高原，官兵的手只要接触冷水，再被山风一吹很容易皴裂……那几瓶护手霜，是陈永鑫专门为炊事班的战友准备的。

一次，黄易厚着脸皮找陈永鑫“蹭”护手霜用，陈永鑫正好拉住黄易商量，计划一起准备一个节目，想在连队国庆晚会上为战友助兴。

列兵梁树业的高原反应时重时缓，没

少吃苦头。每次执行任务时，班长任伟都会把他带在身边……自己咬牙坚持，加上班长的关心，梁树业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，能帮着连队干不少活，比刚下连时也成熟了许多。

在连队，像这样“以老带新”的例子有很多。无论夜里安排岗哨，还是外出巡逻，总能看到老兵带着新兵的身影。在兵龄长一点的战士心里，列兵、上等兵需要历练成长，吃点苦不是坏事……

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，手机难以搜索到信号。老兵和新兵朝夕相处，交流贴心的机会更多，彼此的心靠得更近。

连队驻训地点位于喀喇昆仑的一处山坳，最让官兵烦恼的还是手机没信号。“高原上要是没了手机信号，那真成了与世隔绝的‘孤岛’。”每隔一段时间，连队都会轮流组织人员，跋涉数十公里到附近边防连驻地“找信号”。对于四级军士长朱军伟来说，能够与年幼的女儿通一次“热线”，别说几十公里路了，走多远他都愿意。

在西藏一线坚守15年，朱军伟的妻子对于他参加驻训已然习以为常。4年前，他们的女儿娇娇出生了。

都说爸爸与女儿最亲，小娇娇格外喜欢给朱军伟打电话。听说父亲要到喀喇昆仑驻训了，小家伙就抱着电话咯咯笑着说：“爸爸，我想看夜空的银河。”

在朱军伟手机里，保存着数百张自己拍摄的高原星空。每次打电话，朱军伟都会把照片发给妻子……他还会在通话时告诉女儿：“娇娇，爸爸想你，爸爸一直和你在一起。夜空中最亮星星的方向，那是爸爸站立的地方。”

电话那头，小娇娇已经等了好久。她笑着对朱军伟说：“爸爸，我看到星星了，你就是今夜最闪亮的银河。”

虽然相隔千里，朱军伟的心头一阵温热。他恍然觉得，连队每名守防战士都会发光。他们是夜空中最闪亮的星，在喀喇昆仑之巅闪耀生命的光辉。

想“家”的时候，老兵们就一遍遍地看地图，寻找一个小小的点，那个点叫“维东”。维东哨所海拔2150米，位于北疆长白山西麓，却拥有不属于这个海拔的高寒。哨所驻地，人烟稀少，冬季封山期长达8个月，被称为“雪海孤岛”，离开维东哨所的兵们，习惯把这里叫作“家”。

妈妈，我想你

仲秋，长白山的山风已如同内地冬日般刺骨地寒冷。

站在营区操场眺望长白山，山腰白雪皑皑，山巅云雾笼罩。“我们天天守着天池美景，好多人都羡慕呢。”营门前，脸色黝黑的指导员张俊憨憨笑着，露出两排白牙，干裂的嘴唇渗出道道血痕。

张俊是大学生士兵提干军官，毕业后就来到维东哨所，一步步成长为连队指导员。27岁的他还没结婚，连个对象也没有，算是大龄青年，他却不着急：“我若盛开，蝴蝶自来……我守哨所，也在等那个真正懂我的人呢。”

哨所只有10来个兵，年龄最大的上士张磊已经28岁，是名副其实的“老兵”。去年春天，上级提出让张磊轮换去条件好一点的哨所，他说啥也不答应：“新兵刚上山，哨所需要我，我哪儿也不去。”

维东的兵，都要经历一次心理重建——初来乍到，哨所的一切都很新鲜，长白山的一草一木看也看不够。可新鲜劲儿一过，面对这山、这树、这几个人，战士们一个个没了劲头。再后来，随着时间一长，人生路上的许多烦恼和失落，也会被风吹走、被雪掩埋。

守山孤寂，谁不想家？上山不久，新

兵们干啥都蔫蔫的，老兵们看着心疼，对他们的关心自然多一些。

国庆节快到了，张磊查铺，只见新兵王威把头蒙在被子里，被角轻轻颤抖。“这兵是想家哩。”张磊隔着被子，轻抚着王威的背。他知道，这会儿说啥都没用，有些成长需要新兵自己承担。一连多日，白天课余时间，张磊都会找新兵聊天，山南海北地聊；或者干脆一起去喊山，对着大山吼几声，喊一句“妈妈，我想你”。

风雪说来就来

正值青春韶华，内地青年人开始“追星”，哨所的新兵则开始“追光”。

每天，天边跃出一丝光亮，战士们就已经在山里追着星星跑操了；迎着第一缕阳光，他们升起五星红旗，一个个站得笔直。班长说，越是守在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咱边防军人越要有军人的样子。

大雪封山时，山里一片寂静。中士张伟赶在大雪封山前，前往70余公里外的镇上买回几只小狗崽儿。小家伙们刚到哨所安家落户，机关检查工作组就到

了。那天，上级领导看到满地跑的小狗崽儿，指导员张俊赶忙过去“作检讨”，领导却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养着吧，给大家当个伴儿。”

在哨所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“维东九月雪花飘，一飘来年春迟迟”。意思是说，一年之中，如果从9月开始下雪，那一下就是好几个月。

张俊说，去年9月大雪连着下了十几天，积雪深达数米。今年春节前的一天清晨，战士们起床发现“门推不开”，上了二楼才发现，积雪已经堆到二楼。没办法，大家只能从二楼窗口爬出来……

维东的风雪说来就来，新兵们第一次巡逻心里毛毛的，说啥也不敢出门。“一次不巡逻不会有事吧……”新战士李峰用商量的口气问道。

“过雪山可怕不，哪个军人畏缩过？”下士王严一脸严肃：“每一次巡逻都必须坚持，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我们都要守好。”随后，王严集合队伍，向天池巡逻路进发。

那天风吹雪舞，冰碴儿打在脸上生疼。上山的巡逻路，早已被雪掩埋，官兵在雪地中几近爬行，身后的脚印很快被大风卷来的雪填平。

“家”，是远方那个小小点

■ 蒋德红

1米多长的滑雪杖，在战士手中成为探测雪深的工具，大家你拉我推，呼喊声中，一点点地向山顶爬去。风雪怒号中，战士们手挽手、肩并肩，在山上守成一座长城，站成一道风景。

冷的边关热的血

生活在雪域的兵，情感异常的纯朴。从9月开始，长白山开始下雪，哨所冬天洗热水澡不便，官兵需要驾驶雪橇到长白山脚下，再搭汽车去镇上。雪橇一次只能乘坐2人，官兵们都是挑个晴朗天气，轮流下山。每次，这2个人还担负为哨所官兵购买给养和日用品、取快递包裹的“重任”。

每次下山洗澡，官兵们都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地期待着，可到了连长决策定人的时刻，大家都相互谦让、推来推去。

实在没法子，指导员想了一招儿——用扑克牌抓阄，谁先抽到红桃A谁下山！国庆节临近，张磊爱人的生日快到了。那次，张俊让张磊先抽签。

没承想，这个月一连3次下山，都是张

磊抽到红桃A，战士们就说张磊“手硬”。事不过三，张磊怀疑连长和战友们做了“手脚”。第4次下山抓阄时，张磊趁张俊不注意，一下把他手中的牌抢过来翻开，一看全是红桃A！

张磊生气了，战士们却笑了：“班长，你有家有娃，比我们更需要下山和嫂子视频连线……”

今年2月14日是张伟的生日。以往，班里战士谁过生日，张伟总会想方设法从山下的镇上，让人捎来一个生日蛋糕。可张伟生日那天赶上了大雪封山，生日蛋糕吃不上。

战士们一合计，就瞒着他做了一个“雪蛋糕”。晚餐时分，战士们把用雪做的“蛋糕”端上桌，张伟看到上面还有胡萝卜丝摆成的“祝班长生日快乐！”泪水瞬间奔涌……

张伟一哭，就止不住。他赶紧抓起一把雪，塞进嘴里。这就是兵，边关的兵，流泪也要就着雪花一同咽下。冰冷的雪吃进嘴里，却熨烫了他的心。

或许，只有在边关哨所生活战斗的人，才能拥有如此细腻的情感，才能读懂热血男儿的笑与泪吧。

维东哨所附近的空地上，开着一一种不知名的小花，每年6月至8月竞相开放，花白似雪，淡雅宜人。哨所的兵，叫它“八月雪”。

8月过了是中秋，中秋过后，共和国母亲的生日就要来了。今年，官兵们一起录制了一个短视频……

9月28日轮到张俊下山了，他带着战友的嘱托，把这个视频通过手机发给他们远在家乡的亲人，告诉他们：祖国北疆有我们，请祖国和亲人放心！

版式设计：梁晨